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說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校對官中書臣王瓚

謄錄監生臣李永寧

欽定四庫全書

禮說卷九

翰林院侍講惠士奇撰

春官四

小祝及葬設道齋之奠杜子春曰道中祭也漢儀每街
路輒祭賈公彥云禮道中無祭法非也荀子曰郊止乎
天子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道行神士大夫亦得祭
焉說文道上祭謂之禘一曰道神禘或作場國語壇場
之所孔注云場祭道神是古道中有祭矣天漢二年止

禁巫祠道中者文穎曰漢家於道中祠排禍咎移之於行人百姓師古曰非也祕祝移過文帝久已除之愚謂小祝有道齋之奠則其禮非起於漢也喪事甸師代王受青災小祝設奠大祝讀禱豈非排禍於人移過於下乎乃知古者相沿之禮俗雖先王亦不能盡除文帝除之武帝禁之其識卓矣康成曰道祭為遣奠豈其然乎哀帝時董賢母病長安厨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如淳曰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然則武帝雖禁之而

其後仍不絕也一說諸侯適天子道而出注云祖道禮有出祖天子之出也亦如之其葬也亦如之喪禮躡行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行者七祀之一祭行兼及雷門戶竈故曰分禱五祀王七祀而五者康成謂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說者云祈請道神謂之祖有事於道者君子行役則列之於中路喪者將遷則設之於階

庭

見後
魏志

甸祝禱牲禱馬為牲祭求充為馬祭求健康成讀禱為

侏

音朱

大也莫知其說賈公彥謂俗讀則然而漢時人傍

侏為侏大義取肥意學者惑焉案揚雄國三老箴曰負

乘覆餗姦寇侏張侏張猶張大也

左傳張我三軍史記陳涉自立為王號為

張楚張而大之故曰侏張

文選李善注云侏張即輶張輶與侏古字

通得之而呂侏張為驚懼之貌失之周書壽張為幻猶

詩所謂哆侈成箕哆大貌侈者因物而益大之名禮有

侈袂半而益一侏者侈也故訓為大侑侏壽輶皆通無

為有虛為盈約為泰謂之壽張壽張者其情難知故為

幻哆侈者其形不測故成箕其情其形皆張而大之之
義初無有驚懼之說在其間也則又何說而訓為驚懼
哉晉書苻堅報慕容垂曰侏張幽顯布毒存亡宋書蓋
吳表曰獬狁侏張侵暴中國魏書趙修傳曰擅威弄勢
侏張不已島夷傳曰桓元侏張則侏張非驚懼也太元
曰修侏侏比于朱儒侏侏長大貌言雖長大與朱儒等
又曰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侗倡侗與侏同從周從
朱等耳

周與朱
古音同侗倡言大而盛也則侏訓為大明矣

祭祀則司巫共匱主及道布杜子春云道布新布三尺
或曰布者呂為席康成謂道布者為神所設中中雷禮
曰以功布為道布屬于几案封禪書有諸布索隱引介
足祭星曰布非也大祝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
示號布者鬼號也秦漢之布即周官之酺淮南子曰禹
勞天下而死為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羿除天下之
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之所呂立立者為之立號或立
為社或立為稷或立為布布猶酺也步也族師祭酺校

人祭步所謂布也巫掌其禮

酺步布音相近而通

然則道布即宗

布歟祭必有主故因匱主而連及之嫁螟之酺人鬼之步皆除天下之害者也蓋起於周而秦漢因焉冢人布巾疏畫皆黼莊子所謂盛呂篋衍巾呂文繡篋衍笥也即盛主之匱覆之呂巾亦曰道布冢人共之非司巫之職也士喪禮商祝執功布注云執之呂接神為有所拂仿拂仿者去凶邪之氣說林訓曹氏之裂布注云楚人名命為曹俗祭司命呂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風

俗通云俗取新斷織夏至呂繫戶亦此類蓋布者鬼號故或執之呂接神或繫之呂迎神功布道布宗布曹布名異而實同也

祭祀菹館司巫共之康成引士虞禮苴實于筐刊之而饌於坵上洗之而設於几東說者呂為籍祭之物而祭之用菹非徒籍祭而已志六穀之名謂之幟即肆師之表齋盛也護羣神之位謂之旌即左傳之羣屏攝也皆呂菹為之一共之鄉師一共之甸師而師巫共館所謂

包匭菁茅故館一作包然則茅之為物薄而其用也重矣春秋楚子入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皆宗廟之器蓋呂宗廟將不血食歸首於楚呂為不如是不足呂感動仁人孝子之心也何休曰茅旌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籍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於末所呂通精誠副至意其說近是鄭衆亦云屏攝攝束茅呂為屏蔽獨韋昭呂屏為屏風攝為要扇說本康成翬呂木衣布其形如禰漢之扇也葬則

置於牆遂謂宗廟亦然或未聞于古一說菹館蓋糶籍也糶與菹同籍之呂館是為菹館淮南子曰巫用糶籍中山經曰糶用五種之精離騷注糶精米是也云呂享神似非古者卜或用茅或用糶故靈氛占呂茅巫咸要呂糶詩曰握粟出卜管子曰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然則精米古用呂卜矣莊子所謂鼓筴播精也

播精一作

播糶音所見文選注

鼓筴揲著播糶卜卦鼓之播之皆卜之之法

其法用六六觚為一握故曰握粟日者列傳云卜有不

審不見奪糈此卜曰糈之明文合觀衆說非徒享神也

祭祀必卜故巫共之算經曰粟從六甲出故六粟為一

圭卜用六者曰此楚辭啓匱探策注云發匣引籌今之

匣古之館也一說糈與轔通說文齋財卜問為轔古曰米為財故其文或從貝或從米皆曰足得

聲讀若所握粟猶齋財也

凡祭祀司巫守瘞注謂祭地祇埋牲玉守之者祭未畢

畢則去之鄭志張逸問五嶽血祭山川埋沉不審五嶽

當埋否答曰五嶽始於血何嫌不埋則血祭皆埋矣介

疋祭山曰廢縣不言埋張逸亦引呂問答曰亦疋之文
雜不可據呂難周官也校人玉人注皆云祈沈呂馬孔

穎達引之作廢沈釋文亦讀祈為廢

九委反

集韻作枝云

祭山名蓋祈誤為枝耳邢昺云瘞謂埋藏即大宋伯狸
沈之禮孔穎達謂瘞非埋郭景純亦云或瘞或縣迄無
定論康成所謂雜者呂此詩鳧鷖箋云淥水外之高有
瘞埋之象疏因謂祭川既沈而復埋之誤矣昭公二十
四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甲戌津

人得之河上沉而自出言神不歆其祭也安得有沉而復埋之說乎瘞者禮云瘞繪李巡謂埋玉則玉帛及牲皆瘞可知孫炎曰既祭埋之康成謂守瘞者祭未畢故孔賈皆謂瘞在祭初不在祭末也南山經瘞用一璋西山經瘞用百瑜北山經瘞用一珪東山經瘞用一璧則瘞即瘞審矣中山經曰縣呂吉玉又曰嬰呂吉玉則嬰縣皆祭名祭曰縣埋曰瘞瘞與瘞古文通

說文有瘞無瘞徐鉉增之

贅古有瘞玉有祭玉祭玉三璋天子巡守宗祀執呂先

焉既祭藏之不埋

廣韻度又作廢
度集韻通作祈

凡喪事司巫掌巫降之禮康成謂巫下神之禮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禡其遺禮蓋人無賢愚皆有魂魄魂魄分去則病盡去則死故分去則術家有錄入之法盡去則典禮有招魂之義元命苞曰心者火之精上為張星腎者水之精上為虛危脾者土之精上為北斗故軫星逐鬼張星拘魂東井還魂六微旨大論曰天符為執法歲位為行令太一天符為貴人中執法者其病速而危

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此之謂
禡禡之言疆也疆死能為神也司巫與神通故掌下神

之禮楚人名巫為靈子言靈降其身也離騷九歌皆歌

其事

九歌湘君云隱思君兮陴側陴側者喪大記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陴薪士虞禮設于西北隅陴用

席陴與陴同謂西北隅陴隱之處故曰陴側不知神之所在故改設於此庶幾歆饗所謂隱思君兮陴側也西北隅謂之笨笨者側也說者曰側為不安失之甚矣 禡讀為傷俶真訓曰傷死者

其鬼燒

音遶注云善行病崇人

楚語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注

云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

殤也使殤猶下殤所謂巫降之禮蓋如此或曰巫降者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其說誕矣漢司直師丹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則知當時禮俗皆然而杜業曰為背經術惑左道蓋借此曰毀師丹非公論也

司巫共匱主說文

匱府良切

受物之器從匚單聲宗廟匱

盛主廣雅匱匱筭也蓋廟有石室室中有祏有匱祏為石函則匱為木筭矣春秋僖十四年傳典司宗祏昭十

八年傳徙祔於周廟哀十六年傳反祔於貳車曰徙曰
反可舉而移則祔非石室也蓋祔謂之函呂其函主故
亦謂之主孔疏有兩說呂為石室者慮有火災於廟之
北壁內為之呂藏主有事出之既祭納焉而又呂石室
不可舉而移也故變文為石函蓋依杜注而曲為之說
則所謂北壁內者其說不攻而自破矣說文云祔宗廟
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呂石為主案郊宗石
室周禮無文後魏清河王懌議云饋食設主著于逸禮

唐人正義據一家之說不旁及異聞康成見少牢饋食不言主遂謂大夫不禘祫故無主孔悝反祫者孔氏所出公之主耳孔穎達謂孔氏姑姓惟南燕孔悝仕衛已久未詳其所出蓋僭為之各以意說如此何休注公羊引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蓋為禘祫時別昭穆也案士虞記亦無桑主吉主之文皆出於逸禮

宋元豐二年祕閣校禮何洵直言虞禮桑主不文請罷題虞主太常言嘉祐治平虞主亦不題諡

焚書

之後學者不見全經先儒人人異說又如此坊記子云

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大夫士皆有廟特牲少
牢皆有尸有廟有尸而獨無主愚所未達戶竈門行祭
皆有主出祖釋輶猶呂菩芻棘柏為神主焉而士大夫
之廟反無主束帛依神結茅為菴是何禮也宋元豐三
年禮文所言古者宗廟為石室呂藏主謂之宗祏夫婦
一體同几共牢一室之中有左主右主正廟之主各藏
四壁遷廟之主藏於太祖廟之北壁其塏去地六尺一
寸案漢儀皇后配食於左坐應劭曰坐於左而並食者

若禮曰其妃配右父左母內主西壁麋信注穀梁亦云然衛宏漢舊儀曰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祭則立主於坎下然則主函漢曰木不曰石也唐諸臣廟室各為石室一於西墉距地四尺容二主三品曰上有神主五品曰上有几筵愚謂盛主之函與藏主之坎同名為祔本於孔疏無主之廟祔曰几筵依鄭說耳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祔函中有筭曰盛主蓋坎中有

柘柘中有匱柘石而匱木其說得之矣公羊曰虞主用桑中山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下銳上中穿而加金

男巫望祀旁招曰茅古者禳皆用茅也齊景公為路寢

之臺而鴉鳴其上公惡之臺成而不踊

踊上也登也齊人語公羊踊於

梧而闕容

柏常騫齊之巫也請禳而去之且曰築新室置白

茅公如其說築室置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使人視之鴉當陞布翬伏地而死矣哲蒞氏掌覆天鳥之巢曰方書歲月日辰及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未聞築室置茅且去之而已亦未聞殺之也古有巫鑿鑿屬天官呂治疾病巫屬春官呂事鬼神後世鑿存而巫廢其術猶傳於人間方士竊之呂役使百鬼柏常騫蓋得其術者也既禳鴉而殺之遂欺景公云能益壽而又恐其無徵也是時鈎星在四心之間地當動柏常騫占而知之遂呂得壽地且動為徵苟非晏子知其術洞其情呂折之則必為漢之文成五利矣古巫知天道故曰史巫亦曰神士觀天文而知地動得其術者惟東漢

張衡其術不傳而遂絕後之方士學不如張平子術不

及柏常騫敢為大言呂欺人主皆庸愚誕妄之尤者歟

漢志維星散句星信則地動極後有四星曰句星斗杓後有三星曰維星散者不相從也晉志西河中九星如

鉤狀曰鉤星直則地動高誘曰句星客星也句星守房心則地動天官書辰星亦然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夏小正五月蓄蘭為沐浴也康

成謂三月上巳如水上賈疏謂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會

點暮春浴沂呂此歷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巳除災

韓詩溱與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鄭之俗三月上巳溱

消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月令季春始乘舟蔡邕章
句謂陽氣和暖禊於名川也漢書八月祓灞上劉楨魯
都賦素秋二七人宵祓除又呂七月十四日矣九歌禮
魂會鼓傳芑春蘭秋菊姱女容與者即女巫祓除之禮
不獨春三月也素問謂蘭除陳氣菊亦宜然蓋除舊迎
新祓除疾病云爾所引必之水者去宿垢灰為大絜
古者顛頊浴沉淵舜浴從淵澡身而已燕人惑易浴呂
蘭湯浴之陋也北朝竇泰母娠及期而不產巫曰渡河

湔裙產子必易如其言果生泰此古女巫之術歟

廟祧黝堊守祧掌之其廟修除職在有司穀梁子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黹徐邈曰黝黑柱也堊白壁也尔尺地黝而牆堊青邱之山其陰多麓黝屬也東萊用蛤謂之又灰堊屬也不獨飾牆與地兼以飾楹魯莊丹楹春秋書而非之則廟飾不曰丹也朱門洞啓當陽之色鬼神尚幽故宜黝堊或曰修除謂埽糞非也士喪禮記所謂朔月執帚垂末內鬣舉席埽室童子為之其

事近褻故埽除糞洒隸僕之事似非修除修除者除陳而新之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箋云修舊曰新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是為修除公子奚斯大夫也為修除之有司則守祧奄人不得主其事可知矣文十三年世室屋壞久不修也極稱之志不敬也然則修除大禮宗伯主之奄人陰類也故為主黜墜而已或言祧或言廟猶或言宮或言室壞廟之道易檐改塗塗者黜墜易者修除也何休曰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

所改更

何休所謂西北角者即喪大記所謂廟之西北扉薪禮取其廟室斧呂為死者炊沐案山

海經堊非一色黃白青黑故范氏注穀梁黝堊皆黑也

韓非子曰殷人四壁堊墀

太史正歲年呂序事康成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朔謂合朔中謂中氣氣盈朔虛而閏生焉內經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五運相襲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所謂中數曰歲也又曰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靜而守位

故六期而環會天。曰六為節地。曰五為制周天氣者。六期為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為一周。五六相合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為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氣盈為太過。朔虛為不及。天行六氣地播五行。曰作民事。曰厚民生。事由之序。功由之成。此太史之職也。朔數曰年者。或曰四時具為年。或曰五穀熟為年。春秋編年五穀大熟則書大有年。而四時或不具。蓋闕文歟。白虎通曰三年一閏五年再閏。陰不

足陽有餘也故讖曰閏者陽之餘二帝曰載三王曰年
三載過密謂二帝也諒陰三年謂三王也歲者呂紀氣
物帝王共之太元曰歲寧恙而年病十九年七閏滿為
寧虛為恙置閏呂償焉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公羊子曰天無是月也閏
月矣何呂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穀梁子曰閏月者
附月之餘日積分而成月天子不呂告朔而喪事不數
也左氏獨呂為非禮且云不告閏朔棄時政也春官太

史頌告朔於邦國謂頌十二朔之政於諸侯閏月謂之後月附於前月則後月奉前月之政而行之故閏月之政天子不頌諸侯不告如左氏說則似別有閏月之政天子頌之諸侯不告而後可謂之棄時政也明堂月令曷為止有十二月而無閏月乎且十二月王居堂閏月獨居門非常月也故居門門非堂則閏非正餘分閏位獨紫色蠅聲則謂天無是月也其誰曰不可喪不數閏千古遵行閏不告月諸儒異議愚竊惑焉劉歆曰為文

公元年閏當在十一月後則六年無閏無閏而置閏故
曰天無是月左傳元年閏三月故六年有閏失於前遂
誤於後是附會左氏而曲為之說也然則春秋何呂書
曰為朝廟書正月謂之朝正餘月謂之朝廟周語謂之
月祀周官謂之朝享是禮也告朔乃行何休曰朝者因
視朔政爾無政而朝故加猶呂譏之不言朔者閏月無
告朔禮也穀梁子曰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禴廟
或曰祖廟春秋兩書閏月一為朝廟書一為葬齊景公

書魯閏朝廟猶可也齊喪數閏喪禮亡矣故穀梁子曰
不正其閏也宣十年夏四月丙辰日食在晦故不言朔
則已已齊侯元卒閏月自明故不書閏此說非是凡日
食必在朔不書朔者皆官失之春秋固有在閏月而不
書閏者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
卒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東晉寧康二
年博士謝攸孔粲等議曰為乙未閏月之日不書閏而
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杜預獨謂乙未日誤

者曰為前年十一月乙亥朔辰在申再失閏頓置兩閏
曰補之前年有兩閏則後年不應復閏故云日誤蓋預
之妄如此一年兩閏可乎張齊賢謂閏月王居門是天
子雖閏亦告朔康成亦謂閏月聽朔於明堂門還居路
寢門終月凡聽朔必曰特牲告其帝及神配曰文武非
也居門不視朔告帝不於門一說天子頒朔諸侯告朔
告朔諸侯之禮也穀梁子曰天子朝日諸侯朝朔玉藻
亦云朝日於東聽朔於南此天子每月視朔必先朝日

古之禮也後世朝日召春分而視朔之禮廢矣時則訓孟春朝於青陽左个仲春朝於青陽太廟季春朝於青陽右个十二月皆然各就其時之堂而朝日焉蓋先朝

日後朝廟也

五經異義曰閏月不召朝者諸侯歲遣大
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正還藏於太廟月

旦朝馬有司告曰今月當行某正至閏月
漿殘餘分之月故不朝經書猶朝是也

王大出師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鄭司農謂太史主抱式召知天時處吉凶式即拭也漢書天文郎按式抱猶按也顏師古曰式所召占時日天文即今之用拭者

也龜策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徐廣曰式音勅

太元曰戴神墨履靈式

小司馬云拭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網加地之

辰故曰旋拭猶運式也

藝文志有羨門式法二十卷其法出於律

歷之數而小數家因此召為吉凶而行於世焉劉勰曰
星筮有占式占者覘也星辰飛伏伺候乃見故曰占式
者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稽之有則故曰
式筮人九筮三曰筮式筮亦用之不獨占天文也星用
占筮用式故曰星筮有占式

太祝六辭二命與誄誄乃凶禮命兼吉凶春秋莊元年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杜氏云追命桓公褒稱其德然
則上錫之曰命下讀之曰誄其誄辭則昭七年衛襄公
卒王使成簡公弔且追命之曰叔父陟格在我先王之
左右呂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此追命之文杜氏
呂為如今之哀策孔疏謂褒德叙哀載之於策將葬賜
其家呂告柩即小史所謂讀誄是也然賜諡讀誄其事
相因累其行而為辭因之呂定諡若不賜諡焉用讀誄

乎春秋時但有追命之文未聞賜諡之禮蓋諸侯之無王久矣曲禮曰言諡曰類類猶象也請諡于王象聘問之禮一曰請諡必曰其實類者類於平生之行言猶告也天子之諡成於天故天子將葬則作諡太師帥瞽而厥諸侯之諡成於天子故諸侯將葬則言諡嗣子遣官而告下不告喪故上不賜諡桓公之錫命也莊公告之可知然既葬而諡已成然後王追錫命非禮也薨而不告則失在魯葬而追命則失在王交譏之許慎云追錫

死者非禮也白虎通云臨葬而諡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何休謂生有善行死加善諡桓行惡復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不言天王然春秋生而錫命曰加之服死而錫命不曰予之諡則諸侯之無王久矣太史賜諡曰小喪小史賜諡曰卿大夫之喪則小喪指諸侯可知也一說大夫將葬而請諡諸侯既葬而言諡曲禮類見與言諡皆既葬乃行存呂備考魯昭公薨季孫意如欲為惡諡呂示子孫則君之諡其臣定之矣與楚何呂異乎說

文謫禱也累功德呂求福論語云謫曰禱爾于上下神
祇又誄諡也諡行之迹也諡呂誄成故誄訓為諡則似
誄必有諡矣然魯莊公誄縣賁父哀公誄尼父未聞有
諡康成謂哀公諡仲尼為尼父蓋呂字為諡賁父尼父
皆是也春秋有命而無諡或史氏失其傳歟王充曰諡臣子所誄
列也蓋起於春秋則太史不賜諡久矣白虎通云諸侯薨天子遣大夫會
其葬而諡之然春秋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三傳
皆無賜諡之文穀梁子曰諡所呂成德也於卒事乎加

之言事卒於葬故葬乃舉諡亦不言命於天子何休呂
為諸侯薨天子諡之又呂為祖祭乃諡王者當遣使者
與諸侯共會之皆疑辭也則天王不賜諡可知矣隱八
年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無駭者公子展之孫故公命
為展氏請者諡與族而命者惟族而已未聞更賜之諡
也蓋其祖既呂展為諡其孫因呂展為族雖賜族不賜
諡然一命而二者實兼焉康成之說信矣桓二年宋督
殺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穀梁子曰孔氏父字諡也

康成之說本此范氏因為之說曰孔父有死難之勲故其君呂字為諡愚聞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諸兄不名先王之臣不名盛德之士不名孔父先君之臣也孔子盛德之士也故皆字之而不名古有字諡蓋呂此春秋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二君之母也其尊同其禮同一曰仲稱字一曰成稱諡則又不同何也曰皆諡也仲子

呂字諡

或云呂字為諡字當作氏非也羽父請諡與族曷為而改諡為氏乎是失請之之義也少牢饋

食皇祖伯某注云伯某且字也大夫或因字為諡春秋傳展氏是也疏云公子展呂展為諡在春秋前其孫無

駭取召為族故公命為展氏檀弓魯哀誄孔丘
注云誄其行召為諡疏云尼則諡也父且字

保章氏召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康成召為歲
者太歲也案太歲有兩說一曰咸池一曰歲陰斗杓為
小歲左行十二辰咸池為大歲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大
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亦如之東南則
生西北則殺大時者咸池小時者月建天元建寅始起
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歲星為陽右行大歲
為陰左行歲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前三後五
歲陰
前後百

事可舉螫蟲首穴而處鵲巢向而為戶歲陰在四仲則

歲星行三宿歲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

四仲謂卯酉子午四面之

中四鉤謂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在四角

二八十六三四十二徧於二

十八宿十二歲而小周天咸池主五穀平秩西成故曰

大歲或云咸池即陰陽家所推呂忌乘航者誤矣咸池

日也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日右斗左揚子太元曰巡乘

六甲與斗相逢歷呂紀歲百穀時雍是為大歲天道十

二歲而一終右行四仲者堯典命羲和獨舉四仲各統

一時故曰大時仲讀為中書傳曰春張昏中種穀夏火昏中種黍秋虛昏中種麥多昴昏中收歛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曰授民時則歲功成矣天神之貴者青龍其雌在地太元曰倉靈之雌不同宿而失離則歲之功乖此之謂也大歲或言日或言星日為大歲星為太陰一左一右一陰一陽右與左應陰為陽妃曰成歲功故曰十有二歲之相相之為言合也合至和也蟄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六合之間四海

之內經之呂星辰要之呂大歲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十
二歲呂為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可呂觀天下之妖祥
矣日星同宿謂之合辰歲超一次龍度天門四仲四鉤
皆天門也說者謂天門在戌豈其然乎五運行大論曰
奎壁角軫天地之門戶也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其
說本於此郎顛亦云涉歷天門災成戌已注云戌亥之
間為天門也詩汜歷樞曰郊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
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為乾方而郊為春門酉

為秋門歲星超辰不獨在戌也保章氏觀十有二歲之
相察十有二風之和康成謂十二辰皆有風吹律呂知
和否其道亡矣生氣通天論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
本於陰陽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然
則天有十二節之氣故生十二辰之風其理本諸身建
諸天地而不悖焉由是先王造為十二律呂應十二風
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後世言律者不知風焉知
律哉天地之和者尸子所謂太平祥風也其風春為發

生夏為長羸秋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時和為通正此之
謂景風亦曰永風反是為乖別管子曰東方曰星其氣
曰風風生木與骨其德喜羸發出節時柔風乃至百姓
壽百蟲蕃此謂星德星者掌發發為風保章氏掌天星
故兼風星主土在地為土在天為星星好雨在地為雨
在天為雲分九州之封域辨五雲之稜象其職皆在保
章氏育隧出凱風中谷出條風東方曰折來風曰俊北
方曰彘來風曰狹西北方曰石夷來風曰韋正月有俊

風俊者舜也舜風者南風舜作五弦之琴呂歌之故曰

俊風惟號之山其風若劬

惟一作雞
劬一作颯

三力為同先耕五

日瞽奏協風劬猶協也天地之和於是乎協保章氏之

所察也或讀劬為戾戾者乖別是為韋風戾相韋背保

章氏之所命也非劬之謂失其義矣管如篴六孔十二

月之音呂候十二月之氣氣至則風動風動則吹灰古

之制管呂候氣者所呂候風也然氣應有早晚灰飛有

多少說者謂吹灰不出為衰全出為猛半出為和豈其

然風出乎土故候風必於土古有候風地動儀蓋保章之術也虞幕能聽協風吕成樂物生非所謂察天地之和者乎音官省風省吕此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霽厥罰恒風貌言視聽吕心為主金木水火吕土為中雨暘寒燠吕風為本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故其罰常風候風而知地動者亦吕此漢官靈臺待詔有候風十二人又星官有風隅占四隅之風四隅者四鈞并四中為十二風隅角也故一名風角六氣之

位土位之下風氣承之故風勝則地動陰陽大論言之

詳矣知其說者豈獨張平子乎

賈逵服虔皆謂風屬東方說本管子康成據五

行傳風為土氣土乃木妃故箕好風東方之木合於中央之土大言之為陰陽小言之為夫婦兩說未嘗相背也孔穎達駁之誤矣且內經亦以風屬東方也陰陽大論又云風承土兩說豈相背乎巽為風為木管子之說本乎易也

內史職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王制祿則贊為之呂方出之是命爵呂策出祿呂方策曰簡方曰版案聘記百名呂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古之名今

之字鄭注尚書云一簡之文三十字似不盡然劉向召
中古文校三家書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
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
則一簡不滿三十字矣服虔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蓋
簡有長短故字有多少歟鄭序論語則云易詩書禮樂
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半之論語八寸是策有長短也
竹牒曰簡編之曰策不編曰方齊桓定令削方墨筆薦
之於廟而云不及百名則一方不止三十字矣漢制度

策長二尺短者半之召命諸侯王即周內史命諸侯之
策也三公召舉免亦賜策而用尺一木兩行選舉亦如
之皆版長尺一而手書賜方國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則
似百名以上矣士喪禮書贈於方若九行若七行若五
行其數竒未聞其義也古之方猶漢之牘牘者吏所持
亦曰簿魏晉謂之手版漢遺單于書召尺一牘則與策
同似非手持之版槩版長三尺笏二尺六寸牘形如笏
然笏有正方圓殺貴賤等差而牘無等差不殺其角可

執可書則一也周勃下廷尉恐不知置辭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昌邑王賀廢居故宮宣帝使山陽太守張敞察其狀賀簪筆持牘趨謁是牘可書兼可執矣漢稱三尺法孟康曰呂三尺竹簡書法律也鹽鐵論則云二尺四寸之律後漢曹褒制禮寫呂二尺四寸簡周磐亦云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則是漢時竹簡皆長二尺四寸言三尺者舉成數也內史讀四方之事書注云若今尚書入省事疏云漢法奏事讀之案張蒼為秦御史主

柱下方書蓋柱下有藏書之室御史居其下主四方文書故張儀說趙王曰敝邑秦王敢獻書於大王御史然則四方之事書御史贊焉內史讀焉或曰事書即書名書曰象事故曰事書古書必同文故外史達之瞽史諭之內史讀之達者同其文諭者會其意讀者正其音保氏教國子者亦曰此流傳既久人用其私莫能辨正古今異文是非異意南北異音由是六書亂小學亡而俗師失其讀矣班旂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旂曰選受詔

進讀羣書內史讀書亦如之蓋古之讀書有師承也左

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不有師承其書雖存

焉能讀乎

孔穎達曰鄭注論語序召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

之策皆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漢之所用策書與六經異也

大宰召八柄詔王馭羣臣內史掌八柄之灋召詔王治

曰爵曰祿曰予曰置曰生曰奪曰廢曰殺是為內史所

掌之八柄而大宰詔王之馭羣臣也則曰爵召馭其貴

祿召馭其富予召馭其幸置召馭其行生召馭其福奪

呂馭其貧廢呂馭其臯誅呂馭其過不曰殺而曰誅誅猶讓也謂有過則譴責之不言殺者馭之有道焉用殺哉其曰馭何也若朽索之馭六馬也危之也張衡曰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蓋言不制之臣比周相進與君為鄰貪求之德堅若金惡若虎也象在易之頤頤之上九一陽統四陰四陰並進故六四爻辭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有宮隣金虎之戒焉而其占无咎者蓋上九有呂養之又有呂馭之其下雖

眈眈逐逐而仍无咎也故上九爻辭曰由頤厲吉厲者
危之也言危則吉否則凶小宰曰六叙正羣吏曰曰叙
制其食眈眈逐逐得其叙矣上九有曰制其食馭其辛
是曰上施光大有慶音下皆順曰從上焉不然逐逐變
為宮隣眈眈成為金虎衰周之象也何慶之有或曰聖
人養賢未聞馭賢馭羣臣豈養賢之謂哉人不皆賢有
直有枉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錯之言置也所
謂置曰馭其行也言舉一直而置之羣枉之上則羣枉

皆直蓋由上制而馭之得其宜故在位之臣莫不興行

而所養皆得其人也不明周禮焉知周易

王弼謂頤爻之貴六四為

盛非也陰賤陽貴而頤之爻義靜吉動凶故曰頤征凶居貞吉初九靈龜貴也動而朵頤亦不足貴矣六四陰

爻何足貴乎頤爻之貴上九為盛矣六三處震之極故曰道大悖上九居艮之終故曰大有慶也五古音區與

頤協六二顛頤拂經于五顛五從貴謂上非謂初四陰為類二最在下越而從貴故象曰失類廣雅顛末也本

在初末在上說者五顛為初失之甚矣管子六秉有殺生貴賤貧富而無

予置非也予謂賜予置謂錯置予失其道如漏卮無當

雖江河不能滿也置失其方如曲木無繩非斧斤所能

直也六秉雖存又何呂馭羣臣

王之喪車五乘曰木車漢儀謂之羸蘭車始遭喪所乘
曰素車卒哭所乘曰藻車一作輶車輶即蒲葢倉色既
練所乘曰駟車髹色大祥所乘曰漆車雀頭色禫所
乘而木車有纁有服纁弋戟服衣刀劍素車有服無
纁餘皆無服康成謂始遭喪君道尚微備姦臣也卒哭
則君道益著在車可去戈戟如其說則既練呂後君道
乃全并去短兵矣而士喪乘堊車曷為亦有犬服建之

笄間以兵器自衛乎且有貳車攝服又何所備而防衛之謹嚴若是也蓋兵者不祥之器古之用兵曰喪禮處之喪車設兵非備不虞持險奉凶曰表哀戚貴賤無等上下皆同及其葬也乘車載干笄設依撻猴矢志矢皆具焉亦豈有所備而然歟王之出入虎賁旅賁執戈盾夾車先後而趨凡祭祀會同亦如之不獨遭喪為然矣書所謂曰虎賁百人逆子釗者蓋曰天子之禮迎入翼室居憂而為天下宗主故曰一有元良萬國曰貞推心

置腹光武中興乃云恐有姦臣設兵召備何示天下召不廣也且為君之道自世子時而已著矣既登大寶猶謂君道尚微不亦悖乎士之喪車亦有五乘斬衰聖車

與王始喪同齊衰素車與王卒哭同大功藻車與王既練同小功駮車與王大祥同絲麻漆車與王既禫同士

乘棧車其制如漆車

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羣臣凶服召布為劔衣及晉定新禮召在喪無

佩欲去之摯虞謂周禮虎賁氏召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葬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召干戈內外警設明喪故之際重宿衛之防愚謂宿衛不因喪而設亦不因喪而弛故旅賁氏夾王車

或服而趨或介而趨喪則衰葛
不介也則戈楯豈因喪而設乎

駝車然禛髻飾說文云臂髻布也駝車夫臂臂即禛覆
軾曰禛一作幟髻即髻木汁可曰髻物然誤為夫磨滅
之餘孤乘夏篆故書篆作綠綠讀為豕古綠篆同音夏
小正元校者黑若綠色則綠色黑也故鄭司農曰夏赤
色綠綠色謂曰赤黑色飾轂蓋雀頭色歟或曰夏篆篆
謂轂約說文作夏軻謂車約軻也一曰下棺車曰軻軻
讀為輶則篆綠軻輶音義同矣詩曰約軻錯衡毛詩云

軈長轂之軈朱而約之故司農曰夏為赤色孔疏云曰
皮纏轂上加朱漆考工記所謂陳篆也康成謂曰五采
畫轂約者夏染五色故云然及箋詩而不破毛傳義得
兩通棧車一曰卧車棧與輶通左傳逢丑父寢於輶中
是也一曰役車詩曰有棧之車毛傳曰棧為役車鄭箋
亦云役車輦者曰載任器謂之輜重故曰輜輦而卧車
亦名輜輶蓋衣車也前後有蔽陽貨載蔥靈即此中立
二木兩傍開蔥內容人卧亦可載物則棧與役二車形

制畧同矣而士乘之為棧車庶人乘之為役車則又何
呂別士庶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輪不
得朱軒注云軒輿也士呂朱飾之飛輪如今蔥車也然
則役車無飛輪不得開蔥矣棧車無革輓而有漆飾故
其輿飾呂朱是為雀飾亦曰朱軒黑多赤少非純朱也
庶人木車單馬其輿無飾士庶別者呂此其形制仍同
也蔥櫺即窗櫺古今字說文櫺窗間也徐幹齊都賦曰
窻櫺參差古之卧車取名焉詩曰我任我輦任者任車

即牛人職所謂牽犂轅外輓牛呂載公任器者也載任器故曰任車甯戚欲干齊桓公窮無呂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呂至齊暮宿郭門外飯牛車下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詩所云我任者謂此車一名牛車即庶人之役車康成謂負任者高誘云任猶將也皆失之

度服

曰車有藩曰軒然則役車有藩不呂朱飾說文云軒曲旃也謂軒車有藩蔽也

車僕職革車之萃輕車之萃杜子春云革當為駟蒼頡篇曰駟車衣車也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同朱輪輿

不巾不蓋菑矛戟幢麾菑謂建之有蔽者為革無蔽者為輕

九旗之物物當作勿一作旂謂之旗勿說文云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猶匆匆也說文云多遽息息周之司常即秦之職志志者徽識九旗之屬康成謂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然孤卿不畫大夫士雜帛則許氏息息之說抑或非

無據也

古文物作勿
猶域作或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家宗人掌
家祭祀之禮亦然而祭僕職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
之禽都家亦如之康成謂都家王子弟立其祖王之廟
孔穎達則云周制王子有功德出封者得廟祀所出之
王故魯與鄭皆有周廟襄十二年傳曰魯為諸姬之喪
臨於周廟昭十八年傳鄭人救火使祝史徙主祔於周
廟魯祖文王鄭祖厲王是為所出之王各立廟於其國
故為之周廟呂氏春秋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

於天子則似魯有周廟始於惠公惠公者孝公之子隱公之父惠公立四十六年而隱公即位當平王之四十九年似周之郊廟平王命之司馬遷謂成王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豈其然也夫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由三桓始魯召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故於其家亦立桓公廟然則周廟之設於列國猶公廟之設於私家其為非禮顯然矣孔穎達謂天子之子召上德為諸侯者

得祀所自出之祖王子母弟無大功德不得出封食采
畿內則又何說而亦得於采地立祖王之廟哉蓋其禮
起於東遷之後濫觴於春秋通行於戰國齊靖郭君封
於薛其子孟嘗君代立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
薛者齊之都家也薛有齊廟孟嘗君請之猶魯有周廟
惠公請之平王命之都家立祖王之廟誰請之而誰命
之歟我未之前聞宗人所掌之祭祀曰宗祀非先王之
廟也康成謂都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

祀其說近之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
後者謂伏羲以前九皇六十四民

民一作氏

皆上古無名號

之君絕世無後周有都宗人家宗人主其祀焉祭法所
謂泰厲公厲族厲即此謂之厲者前代有功之人而無
主後立祀以報其功且使無歸之鬼不為厲也管子曰
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
五吏者五官之神重食於木犁食於火土該食於金修
與熙食於水皆有所食無所食而有功者謂之厲泰厲

者有功於天下天子立之公厲者有功於一國諸侯立之族厲者有功於一家大夫立之先王報功之祀典至詳且悉若此俗儒疑焉曰為古無厲祀其不然乎鯀障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故夏后氏郊鯀至祀為夏後而更郊禹由是鯀無所食而為厲晉侯夢黃能入寢而祀夏郊焉鯀於天下有治水之大功而食秦厲之祀其誰曰非宜也若夫漢祀秦中秦中者秦二世近乎古之秦厲秦祀杜主杜主者周右將軍近乎古之公厲皆

無功烈于民而祀典亦及焉失之矣春秋鄭公孫黑肱有疾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呂特羊殷呂少牢足呂共祀所謂宗人者家宗人也少牢饋食大夫之禮未聞祀所自出之公則都家安得有祖王之廟乎且宗廟享烝則獻禽尊之也都家祭祀則賜禽卑之也司農謂都家自祭其祖得之齊遣祝佗父祭于高唐高唐齊都有齊別廟楚有宗祧之事於武城明武城亦有楚之別廟也猶漢立廟於郡國吾故曰濫觴於春秋

漢制

禘殃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時陰陽之神。曰師曠配之王。肅曰厲殃漢之淫祀耳。師曠自是樂祖無事於厲殃。學者遂疑祭法之厲起於漢非也。西王母居玉山虎齒善。肅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蓋自古有之矣。韋昭云人皇九人所謂九皇。雄書云九男相像其身九章。或云即九頭紀。孔廟碑所謂前開九頭。呂叶言教者也。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興六十四氏沒而三皇興。漢舊儀曰凡聖王之法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萬神皆古之人能紀天地五行之氣奉其功。曰成人者故其祭祀皆曰人。又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凡八十有。一姓皆古帝。皇在漢皆餽則厲非淫祀。即祭法之泰厲也。鄭司農曰為即小宗伯之四類。抑或然乎。又舊儀曰臘者報諸鬼神。古聖賢有功於民者皆享之。甘氏星經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嬃居南斗食厲。天下祭之曰明星。食厲者食於厲也。故配享明星。

禮說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說卷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王壘

謄錄監生臣李永寧

欽定四庫全書

禮說卷十

翰林院侍講惠士奇撰

夏官一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曰眚曰伐曰壇曰削曰侵
曰正曰殘曰杜曰滅康成謂眚猶眚瘦王霸記曰四面
削其地如其說則眚與削何以別乎春秋莊公二十有
二年肆大眚穀梁子曰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范氏注
云災謂臯惡紀治理也有臯當治之然則眚之者治其

臯也無虐弑獨不侮鰥寡馮虐犯寡者謂虐而侮之道
術篇曰兄愛弟謂之友反友為虐兄曰寡兄弟稱弱弟
春秋衛侯殺其弟叔武可謂之馮虐犯寡不可謂之賊
殺其親賊殺其親者其臯焚易離九四倒子為突有焚
如之象春秋子弑父臣弑君名之不正久矣故曰名其
為賊敵乃可服賊殺其親者正之正其賊之名也而康
成以衛侯殺叔武當之則人君有絕宗之道公子不得
滅君衛侯君也叔武臣也君殺其臣名非不正也而其

臣無辜天子使其吏治之可矣又馬用正之經書晉人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省之也非正之也省公羊作省省
與省通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而作常武之詩曰
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省之言省也省其土非削其地也
則省之非削之亦明矣暴內陵外則壇之康成讀壇為
壇王霸記曰置之空壇之地然則壇之者幽之也荀子
曰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幽謂囚之左傳哀公
八年邾子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楸之

以棘使諸大夫奉天子革以為政此古幽之之法蓋置之空墀之地制其出入不得自由亦不離其國內康成以為出其君出非幽也失之易履九二稱幽人虞翻謂履變訟初為兌訟二在坎獄故稱幽人周書囚蔡叔于郭鄰幽之也叔卒仍立其子仲於蔡則郭鄰乃空墀之地名明在蔡之境内矣賊殺其親放弑其君一曰正一曰殘互文正之者鳴鐘鼓以聲其梟殘之者或焚或輓春秋邾人戕繒子于繒穀梁子曰戕猶殘也挽殺也注

云捥謂捶打方言謂之淋

音廉又洛威反

關西人呼打為淋晉

魏河內之北謂淋曰殘蓋殘賊而殺之為捥殺詮言訓
羿死於桃楸注云楸大杖桃木為之以擊殺羿則似古
有是刑而邾人之故春秋書之曰戕小介足亦曰戕
殘也蓋邾人假其名以行其虐也殘乃九伐之正法豈
捥殺之謂哉董仲舒劉向以為戕者支解之謂解四支
斷骨節蓋近乎殘矣殘之言輶也弑君者輶古之法也
說者謂起於秦誤矣犯令陵政則杜之注云杜者杜塞

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古杜之之法諸侯不出境大夫不出門管子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締紘鵠驚舍餘穠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欲盡忠於國能乎以令召城陽大夫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此古者有梟杜門之法也商鞅相秦太子犯法以為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故趙良曰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大夫如是則諸侯可知戰國中山稱王齊閉關不通其使以隘之隘之者猶杜之也春秋宋人遷宿公

羊子讀遷為還

還與環通一音胡慣切

曰遷者何不通也

以地還之也何氏曰還繞也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蓋杜之也然則宿孰滅之曰宋滅之假杜之之法行取之之計而掩滅之之名焉爾楚欲吞宋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晉伐齊敗之亦欲使齊之境內盡東其畝此楚土宋而晉土齊

古土杜通毛詩自土沮漆齊詩自杜沮漆公羊土齊猶杜齊也注云以齊

為土地失之

土之言杜也即九伐杜之之法也晉文公反鄭

之埤東衛之畝者亦以此魏錮諸侯吉凶之問塞慶弔

之禮廢王公徒有國土之名禁防壅隔同於囹圄此非古杜之之法歟無辜而杜之因以彫翦本支委權異族其亡也不亦宜乎外內亂烏獸行則滅之滅之者滅其君不滅其國春秋滅國利其土地而已非誅其君也公羊子曰滅者上下同力亡國之善辭滅者善則滅之者之惡益顯矣滅者誅君之辭誅君之子不立更擇其先世子孫賢者立之然則不曰誅而曰滅何也君死曰滅春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

滅杜預曰國雖存君死曰滅是也公羊謂邾婁之君顏
淫九公子于宮中近乎外內亂鳥獸行焉天子為之誅
顏而立其弟叔術則滅之之事也誅顏之天子死叔術
乃致國于顏之子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
曰何故死吾天子則誅君之子不立信矣鄭語彭姓豕
韋則商滅之其後仍為商伯蓋湯滅豕韋不滅其國故
子孫得更興為伯也左傳襄公四年曰滅斟灌哀公元
年又曰殺斟灌王肅云古者滅殺同名然則滅之者殺

之而已

仲春振旅師帥執提注云提馬上鼓有曲木提持立馬
髦上者故謂之提案髦一作駝集韻云車翼也以禦風
塵古有旄車然則提鼓立于車上矣一曰馬髦馬長毛
大周正樂曰馬上鼓曰提有木可提執施於朝則登聞
鼓敢諫之鼓是也施於府寺曰朝鼓在邨墅曰枹鼓枹
一作桴擊鼓物也在邊徼曰警鼓然則達窮之路鼓即
後世之登聞亦有木可提持者歟旅帥執鞶司馬法千

人之師執鞀鞀或作鞀騎鼓也其形似鞀而庫薄則又以鞀為馬上鼓矣古無單騎凡軍中之鼓皆曰騎鼓可也周宅鄴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此古之警鼓歟中夏教芟舍辨號名之用號名者徽幟也縣鄙以名家以號百官以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為之被之以備死事焉蓋象喪禮之銘旌也其說見墨子旗幟篇守城之法有旗有幟以形名為旗形名者木為蒼旗

火為赤旗石為白旗水為黑旗食為茵旗死士為倉英
之旗竟士為雩旗多卒為雙兔之旗五尺男子為童旗
女子為梯末之旗弩為狗旗戟為莖旗劔盾為羽旗車
為龍旗騎為鳥旗是為形名之旗號名之用芟舍羣吏
撰車徒讀書契而辨之者也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
皆以形名名之故曰號名之用亭尉各為幟竿長二丈
五帛長丈五廣半幅有大寇鼓三舉一幟鼓四舉二幟
鼓五舉三幟鼓六舉四幟鼓七舉五幟鼓八舉六幟大

司馬中冬大閱三鼓作旗以此吏卒男女皆荷異衣章
衣章者小徽幟也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
卒置之肩左軍於左肩中軍置胸前蓋被之以備死事
者也大旗署戶邑及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
某子旗若高子之鼓國子之鼓所以題別衆臣在朝表
位在軍象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其用蓋如此故曰人
執旌旗以號相命此之謂也後世詭道行軍伏旗鼓謬
號令自以為出入若神然非所謂明白知之之義矣尉

繚子曰卒有五章前一五行置章於首次二五行置章於項次三五行置章於胸次四五行置章於腹次五五行置章於腰自腰至首五色為章九旗之屬職在司常帥之旗書曰某門某子卒之章書曰某甲某士秦刻石之罌其東觀辭曰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然則章旗所以定職守決嫌疑也

微幟之長短無文孔穎達以事喪禮證之蓋長三尺

帥以門名註云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為營治於國

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為軍將者舜
典曰闢四門鄭注云卿士之職使為己出政教於天下
言四門者卿士之私朝在國門後世東門襄仲桐門右
師取法於古也宋有澤門皙吳有胥門巢晉有下門聰
秦有橫門君趙有廣門官春秋戰國皆然遂謂唐虞亦
然豈其然乎宋襄戰於泓而門官殲焉門官者軍之帥
也宋向戌稱盧門合左師而華氏亦居盧門二族皆卿
而為軍帥謂之門官者以此其後遂為將軍晉六卿號

六將軍古者軍營在門故死事之老孤養以門關之委積蓋就其地而養之所以勵士而勸功也鄭瞞伐宋司徒皇父禦之酈班為御以敗狄於長邱皇父之二子死焉宋以門賞酈班使食其征征者門關之委積酈班食之因謂之酈門死者未見恤而生者獨旌焉豈先王之法乎韓非謂死士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則知遺人之職廢於戰國矣鄉以州名注云南鄉甄東鄉為人是也案世本有宋大夫東鄉為似東

鄉氏而為名人衍文晉國高士全隱於南鄉因以為氏則南鄉甄者亦氏南鄉而名甄也賈疏謂甄與為人皆當時鄉名失之居門者以門氏居鄉者以鄉氏則南鄉東鄉皆氏何疑

左傳孔疏云大司馬職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司常職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大閱治兵皆教戰而旌旗之物所建不同者康成謂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

之時空避實然則大閱所建尊卑之常治兵所建出軍之禮三年治兵與秋教治兵其名既同建當不異故服虔引司馬職文明此旌旗所建用秋辨旗物之法也案治兵王載大常巾車職大麾以田大白以即戎先儒以為王田春夏則大麾秋冬則大常旌旗所用雖如治兵之時然王若親軍則建大白王制旒云旌旗無旒者謂之大麾一名緜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綏當作緜有虞氏之旌旗也巾車注云大麾色

黑夏后氏所建蓋夏后氏之旗去其旒旒為有虞氏之
綏即巾車之大麾王制三田皆用之合於巾車大麾以
田之說不在九旗中惟田抗之以表獲故詩傳云天子
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抗則舉之下則弊之皆以田
言明非田不建大麾也中冬大閱中秋治兵固建太常
矣及其田也仍建大麾以表獲焉先儒謂春夏用之秋
冬則否誤矣司常之屬旌旗之細也名為微幟亦謂之
章詩曰織文鳥章有九旗又有九章九章著明五教不

亂九旗曰常曰旂曰旛曰物曰旗曰旟曰旐曰旆曰旄曰旌
九章曰日章曰月章合之為日月之常曰龍章曰虎章
即交龍之旂熊虎之旗曰鳥章曰蛇章即鳥隼之旗龜
蛇之旐晝行舉日夜行舉月行水舉龍行林舉虎行陂
舉鳥行澤舉蛇曰鵠章曰狼章曰犴章行陸舉鵠行山
舉狼載食而駕舉犴犴者建臯也虎皮一名臯比武王
克紂包干戈以虎皮故曰犴臯臯犴古文通康成作
縈服虔作臯管子作犴曲

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即此章是為九章九旗之屬也

五教曰耳目曰身曰足曰手曰心坐作進退疾徐疏數所以教其身車馳徒走車驟徒趨所以教其足鼓三闕車三發徒三刺所以教其手誓於陳前斬牲以徇所以教其心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所以教其耳目司常所謂象其事象其名象其號者蓋謂形色之旗也微幟旣然旌旗獨不然乎曰軍吏曰百官所謂官府各象其事曰師都曰州里曰縣鄙曰鄉遂曰郊野所謂州里各象其名曰孤卿曰大夫士所謂家各象其號一旌

也或曰孤卿或曰師都一物也或曰大夫士或曰鄉遂
謂師都之孤卿鄉遂之大夫士一舉其名一舉其號也
一旗也或曰軍吏或曰師都一旗也或曰百官或曰州
里謂師都之軍吏州里之百官一舉其名一舉其事也
一旒也或曰郊野或曰縣鄙縣鄙在六遂遂人掌邦之
野故曰郊野舉其名則知其事與號也分之為事為名
為號而合之以形色之同秋冬所以教其耳目者又如
此康成謂冬大閱為空秋治兵為實而變易其旌旗旌

旗所以號令也數變易焉五教亂矣又安能一氣專定
進無所疑退無所匱乎幟象銘旌被之於背是為微說
文謂以絳微帛著於背春秋傳揚微者公徒孔穎達謂
為公者揚微猶為劉氏者左袒是也微一作揮東京賦
戎士介而揚揮薛綜云揮為肩上絳幟如燕尾然則幟
垂於肩被於背吳語所謂肥胡吳都賦所謂祀姑肥胡祀姑
形聲相似韋昭讀為肥胡左思讀為祀姑注云幡名麾旗之屬康成謂九旗
之屬亦然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

方言亭父謂之亭公其卒謂之弩父或謂之褚褚當讀

為桴帶古反桴與微皆幡名見廣雅所謂亭長絳衣微之

象也郭景純讀為赭言其衣赤義亦通仍讀從桴為允

漢時走卒皆赤幘絳繡謂之褚者以此秦攻齊齊威王

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軍交和而舍章子乃變其微章

以雜秦軍由是秦軍大敗而淮陰擊趙亦陰選輕騎入

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以亂其軍或持之或立之或被之

或揚之皆同物也

廣雅亭父更褚卒也

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案戰國策韓齊魏共攻燕燕請救於楚楚使景陽將而攻魏難丘以救燕三國之兵皆罷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不得還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晝以軍騎暮以燭齊師怪之以為楚與燕魏合謀遂引兵去楚師乃還是軍門有東西和也韓非子曰李悝警其兩和曰敵人且至如是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秦襲之幾奪其軍一日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

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皆爭上是軍壘有左右和也和者壁壘之名因於其壘立旌門是為左右和之門師克在和故曰和唐禮仲冬講武四出為和門建旗為之如其方色是軍之四面皆有和門矣東京賦叙和樹表注云軍之正門為和失之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鄭司農謂植者春秋傳華元為植巡功屬謂聚會之要者簿書按春秋昭三十二

年諸侯城成周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及會城而裁宋仲
幾不受功裁者植也謂楨榦書者要也謂役要不受功
者不受要也公羊謂不蓑城何休曰若今以草衣城或

讀蓑為衰

初危反

謂功之等衰次第非也魏揚州刺史劉

馥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為備及吳
圍合肥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是為蓑城即
何氏所謂以草衣城之法蓋古皆土城故覆之以防傾
頽漢魏皆然春秋胡獨不然乎戰國董闕于之為晉陽

也宮垣皆以萩蒿楛楚其牆之楛高至丈餘然則古者不獨覆城垣兼覆宮垣矣蓋水昏正而栽賞羣幹聚羣材百物皆具焉所謂屬其植也司農以為部曲將吏失之管子謂水官之吏常按行堤有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堤防可衣者衣之則蓑城與衣堤皆古法也

四時

篇曰西方曰辰其時曰秋賞彼羣幹聚彼羣材百物乃收

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而大司馬中夏苗田獻禽以享禘中冬狩田獻禽以享烝康成謂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

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是祭以仲月非首時也王制天子諸侯之田一為乾豆亦見公羊何休云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牖射之達於右牖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薦於宗廟不知所謂薦者因田而薦歟抑因祭而田歟孔氏賈氏皆以為周禮四仲祭者獻禽也然則因田而薦非因祭而田直曰獻禽可矣又曰享禘享烝何也孟夏禘而中夏又禘孟冬烝而中冬又烝不亦黷乎南師解曰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天子諸侯祭天及禘

禘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而左傳則有始殺而嘗閉蟄而烝之文始殺在仲秋則閉蟄亦當在仲冬矣杜預分為上下限十月半蟲始蟄為上限十一月初蟄蟲閉為下限皆可烝周官祭以四仲蓋在下限是因祭以首時而曲為之說也昭元年左傳十二月晉既烝蓋周建子為春故烝祭在十二月於夏為孟冬於周為季冬桓八年經春正月己卯烝於周為孟春於夏為仲冬如杜預說在可烝之下限不為過而書者穀梁以為烝冬事而

春興之志不時也然則不行夏時祠禘嘗烝皆失其正
故春秋書而非之周官蒐苗獮狩獨用夏時祭以四仲
得其正矣桓四年春正月狩與八年春正月烝皆在仲
冬之月合於周官說者以為春狩與春烝皆非禮故書
月莊四年冬狩於郟昭八年秋蒐於紅為得時故不月
公穀皆曰 何休亦云狩例時書月者譏不時也 范甯亦
秋曰蒐 然則春秋亦行夏時歟不然莊四年冬狩夏
得禮者時 失禮者月 之八月乃仲秋之獮昭八年秋蒐夏之五月乃仲夏之

苗秋而狩夏而蒐烏在其為得時乎春秋祭不書祠禘

而書嘗烝田不書苗獮而書蒐狩則凡書於策者皆非

時田時祭可知也大閱在中冬經書秋八月

桓六年

左氏

以為簡車馬穀梁以為觀婦人而昭十八年七月鄭人

大蒐治兵於廟則蒐閱皆非時田明矣

何休曰比年蒐三年大閱五年

大蒐漢禮猶然昭二十有二年春大蒐于昌間穀梁子曰秋而

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如其說四時皆可

蒐而桓八年夏五月丁丑烝則亦四時皆可烝歟吾故

曰時田時祭不書於策董仲舒曰祠者以正月食韭酌者以四月食麥嘗者以七月嘗黍稷烝者以十月進初稻是薦也非祭也又曰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杝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始生尊實麩也夏初受杝實黍也秋先成敦實稻也冬畢熟始生曰祠初受曰禘先成也嘗畢熟曰烝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蓋合祭薦為一而以首時其義如此劉向曰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

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鷲鳥不搏蝮蠱不
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其謂之田何去禽
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何休謂田以共承宗廟夏不
田而於苑囿中取之劉向不信周官獨主公羊夏不田
之說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湯革命建丑為正
易民之視亦越我周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
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此周官用夏時之明證也

何休曰春

薦尚韭卯夏薦尚麥魚秋薦尚黍肫冬薦尚稻薦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

祭再薦漢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
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此無牲之薦也然琬嘗麥犬嘗
麻則薦有牲矣王制注云有田者既祭又薦士薦用特
豚大夫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獻羔祭韭說
者謂祭特牲薦以豚祭少牢薦以羔薦貶於祭不用成
牲無牲者無成牲也康成謂鬼亦在祧薦而不祭祭有
尸薦無尸譙周謂月朔加薦象
生時朔食謂之月祭祧廟則否

詩時邁其邦巡守也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箋云兵所
征伐甫動以威則莫不懼而服者疏云王巡守以軍從
故也大司馬職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
有辜又曰若大師則掌其禁令涖釁主及軍器上云師

下云大師二者不同大師言征伐之事則所云師者乃
巡守非征伐也故注云師謂王巡守及會同司馬起師
合軍以從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是巡守之禮以軍
從矣大合軍猶大合樂大合樂者徧作六代之樂明大
合軍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
軍之文以禮無正文耳天子海內之主安不忘危且云
救無裨伐有裨安得無六軍也或云詩言戢干戈橐弓
矢則震疊不以兵矣且定三革隱五刃偃武行文帥諸

侯而朝天子齊桓之所以立伯功也況天子之巡守曷
為威之以兵然後懼而服乎說者謂小宗伯立軍社大
司馬涖釁主皆曰大師是命將出師曰師天子親征則
加大馬大合軍者天子治兵之禮然康成謂巡守若會
同亦非無說也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
天下之政時會者諸侯有不順服王將討之乃為壇以
合諸侯而發禁焉殷同者十二歲王不巡守六服盡來
朝故曰殷同亦曰殷國言其盛也王亦為壇合諸侯而

命其政政與禁謂九法九伐所以平邦國正邦國而大
合軍以行其禁令者也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于邁
猶時邁則巡守有六軍見於此矣昭王南征扞于漢中
穆王東征渴於沙衍周德之衰也宣王東蒐軍行嚴肅
大路所歷黎元不知故詩曰之子于征有聞無聲靡靡
乎奕奕乎豈非一時之盛哉東蒐者王之東巡守也選
車徒大合衆則巡守有六軍又何疑春秋天王狩于河
陽穀梁狩作守讀為狩蓋王巡守會諸侯而田獵因以

修戎事故一名蒐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
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
王之大烈方行天下非巡狩而何覲光揚烈曷嘗不詰
戎兵也兵所以昭文德信矣是故向戍弭兵而春秋益
亂蕭俛消兵而河朔遂亡

大會同則大司馬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大祭祀饗食
羞牲魚孔穎達謂司馬掌會同薦羞之事春秋襄二十
七年諸侯之大夫會盟於宋宋人享趙孟司馬置折俎

禮也體解節折謂之羞羞牲魚蓋饗兼燕矣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古者於旅也語文辭者饗燕之辭魏侯觴於苑臺魯君舉觴而言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公罔之裘揚解而語皆是也服虔以為仲尼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聘行享禮其說必有據矣

夏官司勲凡有功者祭于大烝謂功臣配享案唐貞觀禮祫享功臣配于廟廷禘則否是時令文裕禘並得配享貞觀十六年集禮官議大常卿韋挺等議曰周禮六

功之官惟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為禘祭高堂隆
庾蔚之等皆遵鄭學未有以為時享者又漢魏禘祀皆
在十月晉朝禮官欲用孟秋殷祭左僕射孔安國啟彈
坐免者不一梁初誤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駁議武帝從
之降洎周齊俱依此禮今禮禘無功臣誠謂禮不可易
乃詔改令從禮至開元改修禮復令禘祫並配焉案司
勳大烝月令所謂大飲烝也孟夏飲酎孟冬大飲烝皆
祭宗廟之禮左傳襄二十二年所謂見於嘗酎與執燔

馬是也執燔助祭非宗廟而何康成謂飲酎與羣臣飲于朝大飲烝與羣臣飲于學鑿矣孟冬百物大備其禮尤盛故禘祭于太廟曰大飲烝是時大享先王功臣皆從與享而天子亦得與其助祭之羣臣飲酒于廟之寢歛盤庚孔傳曰大享烝嘗也孔疏云時祭烝嘗為大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禘可知近代惟禘禘配食時祭不及失之矣冬祭曰大烝乃時禘爾非謂三年一禘也配享列於庭魏高堂隆議曰燕禮大夫以上皆升堂士

位於庭功臣配食而在庭此貶損非寵異也周書曰勇

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見周書大匡篇左傳引之曰周志今之周書古之周志也

言有

勇而無義不登堂配食此配食在堂之明證也北面於庭朝立之位燕則升堂脫屣位不在庭君禮大夫三獻大祝三進爵於配食者可也古有立朝有坐朝治朝則君臣皆立燕朝則君臣皆坐坐則脫屣升堂大夫以上皆然士則立於下故曰朝不坐燕不與孔叢子謂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左

傳以王命討不庭杜預云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然則有位於廟其位在庭矣朝有著位廟亦如之詩著三章先言著次言庭末言堂則著不在堂也其配饗神座齊永明十年何謹之議曰功臣配饗題列坐位具書官爵謚名前朝遺事無主設板大小厚薄與尚書召板相同然則板即主也晉安昌荀氏祠制謂之祭板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之神座盛以帛囊而檢封焉唐禮袷禘功臣神座各設版於座首其版文

各具題官爵姓名自漢及唐未聞配食在堂之禮楚詞

云三公穆穆登降堂諸侯畢極立九卿

音羗與
堂協

但言登

降而已非謂位在堂也覲禮侯氏奠圭奠幣在中庭皆
升堂致命降階再拜稽首亦升堂成拜則朝位亦不盡
在庭蓋天子以賓客禮之故致命成拜皆在堂歟春朝
與秋覲不同秋覲天子當依而立介足牖戶之間謂之
宸與依
通宸當牖東戶西則宸位在堂矣春朝天子當宁
而立介足門屏之間謂之宁蓋門旁有塾門外有屏天

子立於其間以待諸侯之至故曰宁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東西對立則君臣之位皆不在堂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者惟覲禮為然也或曰宁位在門堂宁與著通諸侯內屏著在門內天子外屏著在門外亦足兩階間謂之闕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位者羣臣東西之列位雜問志曰春祭蒼帝大皞食馬句芒祭之於庭則知在庭之

位非始於漢矣

曲禮下卿位疏云卿位路門內門東北面位論語過位色勃如也注謂入門右

北面君揖之位包氏以為君之空位誤矣入門尚未升堂則位非君位也燕朝在路寢大夫得升堂

馬質禁原蠶注云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
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
蠶者為傷馬也宋雍熙中嘗欲禁之值史館樂史以為
國賦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縣蠶之有原其來久矣編
民之內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用晚蠶薄利
方及卒歲之資今若禁之竊恐病民未見其利上覽之
遂寢其禁司業孔維以為晚蠶之繭出絲甚少再采之
葉來歲不茂豈徒傷馬桑亦殘馬

淮南子曰禁原
蠶為殘桑也

今垆

野之地官馬多死苟無明據豈敢妄陳案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天駟房星也為馬祈福謂之馬祖為蠶祈福謂之先蠶請依周禮禁原蠶為允上雖不用而嘉之以其言付史館而有司檢討先蠶故事以為先蠶者始蠶之人與先農先牧先炊一也開元享禮瘞炊於壇之壬地又郊祀錄載先蠶祀文有肇興蠶織之語而為壇北郊不設燔燎則先蠶非天駟房星矣中山經宣山有

桑其枝四衢葉大尺餘名曰帝女之桑詩所謂猗彼女
桑也海外北經有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
歐絲即荀子所謂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是為蠶神與馬
同形故與馬同氣實為龍精而晉志祭先蠶以少牢其
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隋志祭先蠶以太牢其神曰
西陵氏則肇興蠶織者也校人秋祭馬社注云始乘馬
者世本作曰相土作乘馬似非易服牛乘馬蓋取之隨
神化宜民始於黃帝然則作乘馬者軒轅氏矣

路史謂
軒轅氏

古帝皇非黃帝也其言不雅馴禡之言馬也禡禮祀軒轅以此北齊以

馬蠶同祖故先蠶亦祀軒轅失之校人夏祭先牧注云
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呂氏春秋曰乘雅作駕寒哀作御
寒哀者韓哀侯也古寒韓通世本云韓哀侯作御說者
謂古雖有御至是加精巧焉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宛窠寓氏乘雅寒哀似皆起於近世非古昔先民安可
謂之作乎軒轅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氏淳化鳥
獸蟲蛾故後周以先蠶為西陵氏然則先蠶猶先牧始

養蠶者而馬蠶之祖則龍精也

量人掌建國及造都邑之法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

涂軍社之所里司農謂州涂者還市朝而為道

還與環通康

成謂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為師先鄭以州為道失之

後鄭以州為師亦未為得也涂謂之術術謂之遂月令

審端徑術學記術有序皆是蓋田首曰遂而五縣為遂

亦以遂名邑中道曰術而十里為術亦以術名度地篇

曰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故百家為里里十為

術術十為州州十為都然則州涂者州術也州之內有涂涂之內有里面朝後市左祖右社而壘舍成焉營軍之壘象建國之都皆以其法別而制斷之量入所以造都邑者如此則其所以營軍壘者亦如此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其法亦見度地篇其言曰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天下有萬諸侯天子中而處因天之固得地之利內為之城外為之郭

郭之外為之土閼

閼謂

地高則溝之下則堤之命曰金

城樹以荆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為固也掌固職所謂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者蓋如此康成亦云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則知先秦兩漢皆然矣一說量人所量者里數也司馬法曰中壘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大將居之其數則量人之所量也蓋營壘以里計所謂軍社之所里者即此孫臏曰燒其積聚虛其市里然則

軍市軍社之所在皆曰里也壘謂軍壁崔瑗中壘校尉

箴曰堂堂黃帝設為壘壁

春秋秦伯使術來聘公羊術作遂古術遂通故學記術有

序注云術當作遂或改術為州安之甚矣王制鄭注云屬連卒州猶聚也疏云屬者繫屬連者連接卒者卒伍州者聚居齊語亦云羣卒州處然則里術州都市朝州涂皆聚也

司燿故書燿為燿

燿與燿通音哉約反

杜子春讀為燿燿為私火

康成謂燿讀如子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為觀則

燿火為熱火歟然則司燿夏主熱司烜秋主明熱以鑿

取其新明以照取其潔而明者不皆熱也故司燿專取

火司烜兼取水乃知火之寒者非獨蕭丘之燄矣呂氏
春秋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爇以燿火齊桓得管仲亦然
高誘謂火所以祓除不祥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燿
讀如權置火於桔臯燭以照之如其說則燿火者權火
也張晏曰權火槩火也狀若井挈臯矣欲令光明遠照
如淳曰權舉也說文亦云舉火曰燿而以燿火為槩火
則似不然祭祀舉燿與冠至舉烽不應同類漢祀五時
於雍五十里一逢火與冠至舉烽何以別乎且伊尹管

仲所以皆燭以燿火者亦謂得賢臣良弼以告上帝鬼神即所謂祭祀通權火也然則通權火者祭燿之禮凡祭祀則舉焉名曰祭燿秦漢因之是為通權火甘泉賦所謂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西燿北燿南燭蓋即實柴燠燎所以報陽歟一說祭燿者祭火星也古之火正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嘗有祝融堯時有闕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火祖配食

火星周之司燿實掌其祭以報其功康成謂禮如祭爨是燔柴於爨也必不然矣所謂四時變國火者管子曰春爨以羽獸之火夏爨以毛獸之火秋爨以介蟲之火冬爨以鱗獸之火中央爨以保蟲之火羽獸南方朱鳥火煙赤毛獸西方白虎火煙白介蟲北方元武火煙黑鱗獸東方蒼龍火煙青保蟲中央黃龍火煙黃然則春取榆柳之火於南方夏取棗杏之火於西方秋取柞櫛之火於北方冬取槐檀之火於東方中央取桑柘之火

於坤方舊說以為春青冬黑又以為榆柳不青槐檀不黑皆非也南宮朱鳥軒轅為權主火權火之名蓋出於此柳為鳥喙衡散為榆蕪莢在地赤心者善則榆柳為

南方之火信矣

蕪莢榆也

春秋說曰槐木者靈星之精也非

東方之木乎賈誼曰柳者南方之木桑者中央之木棘者西方之木棘者棗也秦漢有別火之官主改火之事春青冬黑乃其常也又馬用別荀爽曰火生於木木盛於火其德為孝至夏乃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

木是其孝也至冬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
是其不孝也故夏官掌火冬禁焚萊後世因之而莫知
其由盛冬去火目為龍忌蓋龍星木位火生於寅壯於
午死於戌夫文戌火為威故為之禁焚萊者罰并州舊
俗遂莫敢煙爨每冬中輒一月寒食好事者因附會介
子推焉時則訓曰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
大內萬物皆然而司燿亦以此施火令春秋桓七年春
二月焚咸丘火田也周之二月夏之季冬禁火之時而

以火田此春秋所以書而非之也蒐火弊苗車弊獮羅弊狩徒弊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尔疋火田為狩皆

失周官之義矣

羅氏職蜡則作羅禠康成謂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說者遂云冬以火田非周

官之義也

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康成謂五溝者遂溝洫澮川五涂者徑畛涂道路此井田之法匠人掌之遂溝洫澮專達於川而山間有川川上有涂造溝因地勢稍溝因水勢曲為磬以行之深為淵以積之

大為防以障之此博舉天下之水詳其利害而國必依山川因之設險以守其國則知司險所設之五溝不獨井田為然也而匠人溝洫之法亦從此出焉度地篇曰水之出於山流於海曰經水水別為他水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無水者曰谷水水之出於溝流入大水及海者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因而阨之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執行之是為司險所設之五溝其設之之法先具備水之器籠番板築

土車兩輦藏於里中常以朔日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
久去苦惡而以冬少事之時令其徒以次積薪水旁其
積之也以事之已其作之也以事未起大為堤小為防
地不生草者必為之囊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
樹以荆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
是謂流膏令其地之民守之往往而為界司險職所謂
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者其大畧如此後世井田
既廢而講水利者或引以溉田或疏以通漕然五水不

分五溝不設戎馬橫行如入無人之境而司險藩塞阻
路之意蕩然無復存焉矣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
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其說亦見地圖篇曰凡兵
主者必先審知地圖環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
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
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困謂不耕之地殖謂壞田必盡
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
舉錯知先後不失利此地圖之常也苟非地圖焉知阨

塞不知守國何以行軍蕭何入關先收秦圖書者以此

荀子謂古者城郭不辨溝池不柑

柑古掘字
史記作掘

固塞不樹

如其說則司險之職廢矣豈其然乎難經以經水比人身十二經枝水比人身十五絡聖人圖設溝渠通利水道以備不然其說得之矣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其城郭高溝壑深王曰陳可伐也陳小國而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然則設險以守國而守國不徒以險也

夏秋二官皆有環人夏官環人掌致師而環四方之故
秋官環人掌送逆賓客行則達之舍則環之故皆以環
名官環與還通春秋莊十年宋人遷宿公羊曰遷之者
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何休曰還繞也繞取其地使不
得通四方此夏官環人所謂環四方之故者也量人量
市朝之州涂司農謂還市朝而為道則還讀為環矣齊
語環山于有牢韋昭曰環繞也馬融讀環為繯即絹謂
繯山之牢牧橐野之飛征古本齊語亦作繯賈逵曰繯

還也劉昌宗讀為患

戶中反

亦必有說矣

王射三容諸侯二容卿大夫士一容按介疋容謂之防
注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荀子
曰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戶牖之間謂之依言張設于
戶牖間則斧扆亦名容與唱獲者之容皆象屏風故事
異而名同也古者貴賤不嫌同名信矣容一名乏車僕
大射共三乏

大射燕射司弓矢共并夾射鳥氏主取矢矢在侯高則

以并夾取之注云并夾鍼箭具矢箭也說文箭箝也

箝與

鉗同一作鍼皆從金以甘咸得聲

并夾反為箝猶不來反為狸後世反

切之學出之此周靈王時諸侯莫朝萇弘乃設射不來不來者狸首也狸首之詩與祭侯之辭皆言諸侯來朝之禮其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

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其辭曰惟若寧侯母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古者來朝諸侯稱侯氏

見禮

不來者不寧侯故抗而射之然則萇弘行古禮說者謂
依物怪已致諸侯妄之甚矣

司士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管子曰君
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
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德義未明于朝
者不可加以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不可授與重祿臨
事不信于民者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
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于君子毋失于小人過

于君子其為怨淺失于小人其為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于國而享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如此則明塞于上而治壅于下若夫君子之怨小人之禍詩之小雅備矣君子之怨也所以救小人之禍也及小人之禍既成則君子鴻飛冥冥又何怨焉通典謂前漢尚書四曹後漢六曹隋為六部唐以六部為天地四時之官法周之六官然參詳古今徵考

職任則唐之吏部周之司士也王制司馬辨論官材實
司士之職似司士一名司馬猶秋官縣士掌野左傳謂
之野司寇歟詩正義曰士察也謂之士者言其能察理
衆事

王日視朝特揖孤卿旅揖大夫旁三揖羣士還揖左右
門宿衛之士鄭司農曰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春秋傳
所謂三揖在下也王制七十不俟朝王揖之則退不待
朝畢其餘揖之乃就位羣士不待王揖發在其位王揖

之皆逡遁而復位云案燕禮言爾大射儀言揖遠則爾
近則揖爾猶近也謂揖而近之說文竦手為拜音從兩
手下之為拜故揖與拜通特揖者竒拜竒猶特也特揖
為竒拜則旅揖為再拜歟三孤六卿則竒拜二十七大
夫則再拜八十一元士則三拜所謂禮以少為貴者蓋
如此晉靈公不君趙盾將入諫靈公望見之愬而再拜
盾乃孤卿禮當特揖靈公見之而驚失其常度故為之
再拜說者謂敬以拒之是不然無道之君彈人為樂焉

能敬大臣乎何休曰禮天子為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此坐朝之禮燕饗行之王饗諸侯乘車送逆燕禮賓入及庭公降一等而揖馬則有下階之禮凡大朝覲大饗射及封國命諸侯皆設席大朝覲者諸侯因會同而行朝覲之禮也若夫路門視朝君臣皆立未聞設席亦不下階孔子見哀公公問儒行蓋燕朝也路門內之朝大僕掌之故曰更僕更僕者久立將倦大僕二人相代而更於是為孔子布席于堂而與之坐焉此

古禮也及秦而亡漢禮皇帝見三公御坐為起在輿為下雖有是禮亦不常行呂氏春秋桓公朝揖管仲而進之所謂特揖也入及庭而未就位之時魏文侯燕飲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以為上客蓋燕必有君所謂君為臣下階者惟此時為然冠義見於母母拜之謂舉手禮之即君揖臣之禮自古未聞婦人揖凡婦人皆肅拜也婦人肅拜猶男子揖說者以為母不應拜子誤矣古者不獨君揖臣亦有臣揖君楚令尹子佩請飲莊王北

面疏揖疏者徒跪也子事父臣事君皆跪而升堂禮於堂上無揖疏揖者堂下正立拱手歛朝儀士旁三揖喪禮士旁三拜三揖者三舉手三拜者三屈膝旁猶面也一云旁猶不正也面者每面揖之三不正者邪嚮揖之三旁拜為汜拜則旁揖為汜揖矣古旁與方通士上下中三等故三揖也士微矣喪則拜而朝則揖先王所以勸士者至矣哉其有致仕在家者入朝君必先揖之而后及卿大夫士古君臣相接以禮其禮之隆又若此

內宰掌北宮宮正掌西宮諸子掌東宮皆典禁兵豫機
密親近之臣也何以知之以燕禮知之宮正即司宮諸
子即庶子燕禮西階之燭司宮執之則知宮正掌西宮
也阼階之燭庶子執之則知諸子掌東宮也內宰職正
歲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則內宰掌北宮明矣
西宮者王宮北宮者后宮東宮者太子宮或曰庶子賤
者燕禮士旅酌畢乃獻庶子射禮士旅酌畢而復射則
不獻庶子復射畢而後獻之如獻士之禮獻在士後則

庶子賤者歟非也庶子內臣也燕禮獻羣臣畢然後獻
內臣故士旅於西階既辯乃獻庶子於阼階既獻庶子
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亦在阼階皆內臣也則庶子為
內臣之長矣古者訓民之官謂之外庶子故康誥曰外
庶子訓人掌其戒令與其教治春合學秋合射攷藝進
退皆訓人之事有外則有中諸子者中庶子也荆軻入
秦因寵臣中庶子蒙嘉而得見秦王則庶子非親近之
臣乎國有大事諸子帥國子而致之太子惟所用之若

有兵甲之事則授車甲而合卒伍古者太子宮亦如王宮有禁兵歟曰然漢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古法也然則太子將兵歟曰否所謂兵甲之事者謂太子有監國撫軍之事在軍則國子守遷主在國則國子守王宮也以為是宿衛之親軍故司馬之征弗及授車甲合卒伍治以軍法則有司存或守太廟或守貴宮貴室或守下宮下室皆諸子致之內宰宮正宮伯分掌之而太子弗與焉西晉裴顧以太子非賈后所生宜防其

變表請增東宮宿衛萬人然而四率精兵終不能免愍懷之禍也楚有東宮之甲商臣遂興宮甲圍成王適足以濟其蠱目豺聲之忍而已故古者太子之宮不藏兵革秦因周制有中庶子官漢王商史丹傅喜等皆嘗為之主諸吏之適子及支庶版籍魏因之在吳及晉尤重其選顧譚溫嶠皆居是官甚見補益然皆不典兵也夏官諸子存游倅修德學道天官宮正聯什伍糾德行教道藝晉之霸也亦如之故郤縠為元帥惇悅詩書士會

將中軍講求典禮及秦以力征并吞諸侯而其風息矣

古者庶子掌公族非徒國也家亦有焉衛公孫鞅事魏

相公叔痤為痤之中庶子

中一作御

是家臣也雖家國不同

同掌公族晉有公族大夫即夏官之諸子歟甲衛士謂

之介夫故有正夫有游夫游謂之倅車有游闕夫有游

倅春秋傳孟孫卒將辟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者小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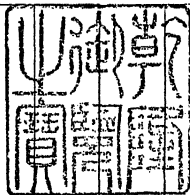
徒起徒役母過家一人是為正夫以其餘為羨羨猶游

也管子曰一器成往夫具二器成驚夫具三器成游夫

具游夫即國之貴游後漢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盧子
幹獻書于武曰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四方未寧盜賊
伺隙將有楚人脇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
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
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強幹弱枝之道也愚謂貴游
不徒宗室公卿之子王之庶子亦與焉如是則孽不奪
嫡庶不亂宗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為宿衛
奔奏禦侮之臣安得有楚人脇比尹氏立朝之變乎

其後

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
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則子幹之言中矣



禮說卷十